

成长之路

□ 王俊杰

刚成为一名司法警察时，总觉得这份工作缺了点“仪式感”——没有法庭落下的庄严，也没有法庭上激辩的交锋，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值守；在法庭门外静静伫立，在押解路上默默警戒。

可时间久了，我慢慢品出一些滋味：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坚守，构成了我们工作最坚实的底色。没有掌声，却容不得一丝疏忽；不在聚光灯下，却始终肩负沉甸甸的责任。

记得有一次下雨天，我在安检岗位执勤，一位当事人带着婴儿进入安检通道，手里提着一个大保温壶，壶里装着热水。按照规定，液体不得带入法庭。我向对方说明了相关制度并提示院内有可供接水的饮水点。当事人在听清提示和说明后，主动将液体妥善处理，但因为孩子没有热水而显得焦虑无助。我一边安抚，一边耐心解释楼内有饮水机，可以将热水，同时将她引导至休息区后帮她接了热水。孩子有热水喝，当事人的心情逐渐平复。那一刻我体会到，司法警察不仅要有铁的纪律与果敢的行动，还要有服务的温度与理解的态度。

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也曾因为经验不足而出过差错，但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我得以反思从而不断成长。司法警察工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体力与技术，更要有把每一件小事做到位的习惯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维护司法的权威；正是这种坚守，才能让公平正义落到实处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不仅看清了岗位的价值，也由衷地爱上了这份工作。

思想上的转变，是成长中最难的一关。曾经，我只关注自己是否“动作到位”“态度合格”。后来我渐渐懂得，司法警察从来不唱“独角戏”，始终在和一支队伍并肩作战。押解途中，只有所有人都心里有数，才能保证安全无虞；值庭现场，只有每个人都守住自己的位置，法庭安全才不会被撕开口子。安检口的每一次核查，值庭现场的每一处站位，只有在团队的彼此支撑下，才能形成合力。

回望成长之路，我已明白，我们用平凡的坚守写下了最铿锵的誓言。

(作者单位：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)

五彩斑斓染太行

□ 赵增强

立冬已过，太行山上的美景似乎未减分毫。漫山遍野的黄栌与银杏，仍执着地铺展着绝美的景致，红的是灶膛里燃得正烈的柴火，黄的是老匠人选来熔铸的纯金，橙的是傍晚天边漫卷的云霞。它们深深浅浅地叠着，从山脚顺着坡势向上攀爬，绕过高耸的岩石，漫过低矮的灌木丛，一路铺陈至山顶。

五彩斑斓的彩叶间，游人自在流连。有人蹲下身子拾捡红叶，指尖轻捏叶片细细比对颜色深浅；有人举着相机缓缓后退，总想把满坡金红尽收进镜头；最

热闹的当数孩童，刚追着蹦跳的山雀跑过石径，转眼又拽着大人的手要抱抱，欢闹清脆的笑声在山谷间回荡，让原本静美的景致，瞬间化作一幅流动的画、一首鲜活的诗。

阳光下的太行更显灵动。红叶被镀上明晃晃的金边，如跃动的火焰顺着山势攀缘，叶缘的光带随风轻颤，似要烧透整片山坳；银杏叶折射着暖融融的光，铺就出蜿蜒的金色小径，脚踩上去簌簌作响；枝头的柿子更似悬着的灯笼，皮薄得能映出内里的蜜色果肉。就连山顶的云都被染成橘黄，漫过黛色山脊时，慢慢裹住松柏的梢头，顺带拂走山间的躁意，

只留下满鼻清润的草木香。

远处山坳的村落藏在美景深处，灰瓦上沾着几片红得透亮的叶，屋檐下挂着的玉米串黄得耀眼，树上的红柿子缩成深褐的小灯笼，在微风里轻轻晃荡，为这幅浓墨重彩的景，添上了最鲜活的人间烟火气。

待暮色漫上山头，太行山又换了副模样。夕阳将最后一缕金辉洒在山脊，红叶染上暖橙，银杏褪作柔黄，连黛色的山石都被晕得温和。山风渐凉，却裹着晚菊的冷香，混着远处村落升起的炊烟，在山谷间轻轻萦绕。不经意间，几只山雀从林间掠过，翅膀带起的风拂动鬓角，其中一只衔着

片红叶轻落肩头，又倏然扑棱着翅膀飞向远方，一串清脆的鸣啼留在空气里，渐渐融进苍茫山林。

此时的太行山，褪去了白日的热烈，只剩下满山谷的静谧与温柔。漫步在这自然织就的秘境中，脚下是落叶被踩出的脆响，每一步都似叩击着时光的琴键。不必刻意寻景，风轻一吹，五颜六色的叶片便打着旋儿从枝头飘下，不过片刻，石凳上已积了层薄薄的叶。静坐下来，与太行美景对话，每一次吐纳，都像是把这大自然的澄澈与美好，悄悄揉进了心底，在暮色里缓缓收尾。

(作者单位：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)

□ 朱林林

还未走近，先听见了水声。

那是大运河千年不改的、沉沉的流淌，像是这片土地的脉搏。河身是宽阔的，水流却不见得湍急，只是那么浑厚地、有力地向前推着，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从容。这河水，我看得久了，便觉得它不是水，倒像是流动的时间本身。它载过隋朝的舟，也载过南北朝商贾的船；它听过纤夫暗哑的号子，也见过兵戈染红的晚霞。千年的繁华与寂寞，都沉淀在这脉脉的流水里。

顺着河岸往里走，渐渐地，思绪不自觉地将我带离了河岸，拐进一条安静的巷子。巷子深处，有一处不起眼的院落，那便是观州泥塑(观州是北魏至唐初的行政区划，其辖区核心范围包含今河北东光，观州泥塑是东光县的传统民间工艺)的制作传习之所了。推开虚掩的木门，一股湿润的、带着微腥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。院子里很静，民间泥塑艺人王龙岗、陈淑珍夫妻坐在小马扎上，他们身前是一张长条案板，上面堆着赭红色的胶泥，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贯注在手上。两双手，骨节粗大，布满老茧，却异常地稳定与灵巧。他们并不刻意雕琢，只是那么一下一下地揉着、捏着，仿佛不是在塑造泥巴，而是在与一个沉睡的灵魂温柔地对话。

我看着那些已完成的作品，静静地陈列在旁边的木架上。它不是那种精致得拒人千里的玩物，它们的身上，带着一种朴拙的、野性的生命力。你看那尊“运河船公”，脸上的皱纹深得像犁沟，胡须上仿佛还挂着河上的风霜；他微微佝偻着背，眼神儿却坚定地望向前方，那是长年累月与风浪搏击后沉淀下的坚韧。还有那群“稚子嬉戏”的泥人，圆滚滚的身子，笑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，那份无邪的快乐，几乎要从泥胎里溢出来。

最打动我的，是一组“乡野杂记”：有吆喝着卖豆腐的，有蹲在田埂上抽旱烟的，有老太太抱着芦花鸡笑得合不拢嘴的……这些寻常的、甚至有些“土气”的瞬间，被夫妻二人用一团泥土，永恒地定格了下来。他们的脸上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只有日升月落、柴米油盐织就的烟火人生。

我忽然明白，这运河的水声，或是东光的脉，绵长而有力，承载着物质的往来与文明的交融；而眼前这观州泥塑，便是东光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血肉与面容了。它将那水声的绵长，以及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悲欢喜怒，全都揉了进去，捏了出来。

所谓文化自信，大约便是如此。它或许不在高高的祭坛上，而就在这揉捏之间，在这泥土的呼吸之中。夫妻二人不言不语，可他们手下的每一个泥人，都在替他们诉说，诉说着这方水土的前世与今生，那份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、无需言说的坦然与从容。天色向晚，我悄然离去。回头望去，那院落已隐在暮色里，而运河，依旧在我身侧，无声地、有力地，流向那望不见的远方。晚风里，我仿佛感受到了泥土在指间的温润，与这不舍昼夜的水声，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深沉而有力的心跳。这泥土里生长出的自信，不假外求，自在圆满。

(作者单位：东光县公安局)



芦荡伴湖光

高金川 摄
(作者单位：省检察院)

焊在岁月里的爱

□ 王锋

父亲亲手设计的那把自行车儿童椅，在小房的角落里静默了二十年。直到上个月母亲将它当作废铁卖掉，我才恍然发觉，有些藏着温度的物件，一旦消失，连带着那些嵌在缝隙里的时光，都一点点模糊在记忆里，再难寻回完整的模样。

这把椅子的诞生，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“应急工程”。那时，小外甥刚能坐稳，姐姐为寻一把合意的能装在自行车上的儿童椅跑遍了县城。市面上不是塑料壳体轻飘易晃，就是铁架设计难看笨拙。父亲看在眼里，隔天便揣了个烟去找隔壁厂里的老熟人。参照邻家样式，他在硬纸板上画了又改，最终定下方案：四根粗盘条作骨架，弧形护栏，前有横棍防跌落，底部带脚踏，座面铺着软布垫。“这样既通风，脚也不会卷进

车轮。”他语气笃定。焊成后，父亲特意抱来外孙试坐，扶着车把在院里慢慢推了三圈，确认每个转弯都稳当，才露出安心的笑容。后来，外甥坐着这把椅子去过市里的商场，到过城郊的菜园。椅腿的漆被风雨洗成浅灰，结构却始终稳固。

十年后，椅子传到了我家。女儿出生那年，父亲专程赶来，从储物间翻出椅子，磨去锈迹，重新刷上防锈漆。“这比市面上的都结实。”他眼里闪着光。那些年，父亲的自行车后座成了女儿的“移动城堡”：春天去人民公园，夏天到休闲广场喂鸽子，冬天去图书馆……记得某个秋天的黄昏，女儿在游乐场边扯着父亲的衣角喊“爷爷看我”，他停好车，守在滑梯旁。她每滑下一次，就扑进他张开的怀抱。夕阳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椅子静立一旁，像个沉默的守望者。

后来女儿长高，椅子被“请”进小房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街上自行车渐少，电动自行车穿梭往来。市场上出现各种功能新颖的儿童座椅，父亲的这把铁椅，终究成了不合时宜的“老物件”。

上个月回家，小房空了。母亲轻描淡写：“三块钱卖给收废品的了，现在谁还用这个。”我喉咙一紧，想起父亲画图时紧皱的眉头、砂纸与铁锈摩擦的沙声、女儿在椅上咯咯的笑声，那些被风吹散的午后突然变得清晰如昨。这把椅子何曾是铁？它是父亲用双手捻出的温度，承载着孩子们快乐的童年。

前几日路过人民公园，见一位年轻父亲骑着电动自行车，孩子坐在新式安全座椅里，指着路边的花笑着。我忽然想起父亲的那把铁椅，它或许不符合今天的“标准”，却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，每一道焊缝里都藏着父亲对孩子的爱。

(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司法局)

古城槐影

□ 王殿希

古城保定，古树名木葱茏叠翠，承载着千年文脉与城郭记忆。其中，槐树占比尤为突出。在我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路旁，都有槐树高大的身影。当清晨的风掠过街角，最先撞入眼帘的，是两排槐树撑起的绿伞。它们像沉默的守护者，站在城市的经脉之上，树干遒劲如铁，枝叶婆娑如云，将薄薄的晨曦筛成细碎的金箔，铺洒在车水马龙的市井之间。

槐树的树干，是大自然匠心独运的雕塑。远观时，它们算不上挺拔如松，却自有一番刚毅风骨。一般几十年树龄的槐，树干均已粗壮敦实，向上渐渐收窄，腰身虽不够笔直，却透着稳健的力量。树皮是深褐色的，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，纹路纵横交错，如刀刻斧凿。那些凸起的老茧、凹陷的裂纹，藏着无数

岁月变迁的故事。

近了看，树皮的纹理粗糙而有质感。深褐的底色上，泛着深浅不一的赭红与暗黄，裂纹的缝隙里，偶尔还藏着的一抹青苔的翠绿，或是地衣的灰绿，层层叠叠，明暗交错。阳光斜照时，从枝叶间隙投下深浅不一的光影，高光处泛着油亮的光泽，低洼处藏着暗调的深邃，伸手触摸，指尖能清晰感受纹路的起伏，那是时光留下的肌理，沉稳而真切。

若是遇上老槐树，树干的形态更显峥嵘。有的树干微微倾斜，却依然枝繁叶茂，像一位弯腰俯身、凝视大地的老者；有的树干早已中空，却依旧抽出新枝，绿意盎然，透着顽强的生命力。这些老槐，多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，它们站在街口或公园的角落，看着青砖灰瓦蜕变成高楼大厦，看着日新月异的都市面貌，唯有自身的坚韧与从容，从未改变。

我认为，槐树是有灵魂的。它的灵魂充满芬芳——那就是槐花的香。暮春时节，槐花如期而至，给古城带来一场清香的盛宴。微风拂过，香气便顺着风的方向扩散开来，先是一缕淡淡的甜，钻进鼻腔，再慢慢在舌尖化开，带着几分清爽，几分绵柔，当你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，连心肺都觉得舒畅。槐花的香，是有穿透力的。它能穿过喧嚣的车流，越过高高的围墙，钻进居民的窗棂，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

清晨，经过槐树旁，花香混着露水的湿气，格外清新，能驱散一夜的倦怠；午后，坐在槐树下，花香伴着蝉鸣，慵懒而惬意；傍晚，槐花的清爽回甘与饭菜的鲜香浓郁交织，便是最质朴的人间烟火。偶尔有花瓣被风吹落，像雪花一样轻轻飘洒，落在头发上、肩膀上，或是铺满一地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带着扑鼻的清香，让人不忍惊扰这份美好。

有一种行道槐的美，是雨中的婆娑姿影。特别是保定阳光南大街(东风路至百花路)那一段，我回家的方向，百看不厌。雨后，当湿润的树皮吸饱水分，树干像刷了黑漆一般，颜色愈发浓郁，纹路里的积水反射着光，枝杈斜着向上伸展，在道路上方搭起拱棚，新颖且灵动，像极了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作品，笔触粗犷却不失细腻，色彩厚重而富有层次。

槐树没有柳树的柔美，没有杨树的挺拔，没有松柏的常青，却以自身独特的魅力，在古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它是城市的守护者，默默净化着空气、美化着环境。它是人们的老朋友，见证着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承载着老百姓的成长记忆。它不是名贵的奇花异木，却以最质朴的姿态，把岁月的痕迹刻进年轮，把生活的烟火融进日常。

(作者单位：保定市人民检察院)

捏土成魂